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男女兩家利害不同

就讀同一中學的兩名女童談戀愛談出殞身大禍，攜手共赴黃泉。因事涉死者隱私，看來許多細節都不可能公開。然後逝者已矣，來者可追。類似的慘劇可能再三發生。我們成年人若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則未雨綢繆必勝過臨渴掘井。預防青少年因情輕生，家長、老師和社工都有責任搶先「武裝自己」，日後遇上溺在情海的小朋友，或可助其脫離迷津。

中學生談戀愛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不少難題，值得深入探討。至於成年人（18歲以上的中學生、大學生或在職人士）則可是另一個故事了。學童要當上情侶，當以一男一女為大宗，「男男情侶」和「女女情侶」相對少得多。那麼我就從男女中學生「拍拖」入手吧。

10多年前，有一男一女同校同級而不同班的中五學生雙雙跳樓自殺，男生16歲而女生17歲（年齡諒來才相差數個月）。案情顯示，兩人的情侶關係已經升級到「未拜堂先做夫妻」的程度，小兩口平均每周「親熱」一次。女童懷疑已有身孕，看來是為了善後無方而選擇最激烈的逃避辦法。校方回應傳媒查問時，表示未有收到死者求助，事發前兩人亦無異樣。兩死者「拍拖」已有兩年（時讀中三，約十四五歲），家長方面則是一方反對而另一方「沒有反對」。沒有反對不等於「贊成」，只能說是「接受」。

比較兩樁悲劇，中學生「男女戀愛」和「女女戀愛」的最大差別立馬浮現！這可是家長都知而極可能羞於啟齒的！年輕男女談戀愛，除非以短期內結婚為大前提，否則下一步可能

就是「婚前性行為」，甚至由此導致「少女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是「個人事件」，「少女未婚懷孕」就影響到家庭和社會了！

小情侶未婚懷孕，首要處理的是腹中塊肉的去留！可不是潘老頭不重視生命，這該由「肇事雙方」，或可能再加雙方家長要負責善後的，我們所有旁觀者都不是「Stakeholder」。香港近日流行譯之為「持份者」，大誤！當為「利害相關者」，此事潘老頭如何可以持份哉？

如果最終決定「不留」，則人工流產有時限，懷孕愈久，傷害母體健康的風險愈大，不宜沉吟不決。若決定生下來再說，則還有許多可能。一是兩口子盡快結婚、組織小家庭！兩個中學生不知何年何月才有能力養家，結果多數是雙方家長自發自願的「隨緣樂助」去會鈔。二是孩子送人，小兩口可以繼續上學、繼續戀愛；亦可分手各行各路，一輪風波，漣漪過後，了無痕跡。

潘老人家向來主張中學小學的性教育要男女分班，為此在江湖上不知多少遍給罵個狗血噴頭。性科學（Sexology）的研究從來必須分清男界女界。單以中學生婚前性行為導致少女未婚懷孕一事而言，男方家長是「未來外公家姑」、「未來祖父母」；女方家長是「未來岳父母」、「未來外祖父外祖母」。兩家的「談判籌碼」不同，「利害關係」不一，考量點就截然不同了！

下面就可以由潘老頭代表雙方家長，在未「搞出人命」（小情侶成功受孕）之前，先講講家長愛護子女的立場，和為什麼因未成年子女「拍拖」而擔心起來。



人生憑閱處

童心

喀秋莎的灣區夢

3年前的夏天，班裏來了一個漂亮的白俄羅斯女孩，白皙的皮膚，高挺的鼻樑，一雙藍汪汪的大眼睛，忽閃忽閃的。校長把她領到我們班的時候，我像是見到了童話裏的白雪公主，驚訝得合不攏嘴。善解人意的她知道俄文名字長長的一串、大家或許難以記住，在班級裏自我介紹時說，她有一個簡單的中文名：喀秋莎。那個「莎」字，她講得很「俄語」，尾音很輕，卻又有一點點拖，讓人聽了，心裏癢癢的，舒服極了。

校長告訴我，喀秋莎的父親是白俄羅斯的一名專家，負責首都明斯克的城市規劃，到中國訪問半年，先在香港考察城市建設，然後再去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內地城市調研項目。剛滿13歲的喀秋莎就借這個機會和父親來到中國。她的父親想讓她交一些中國的同齡人朋友，便把她送來了學校。

喀秋莎適應環境能力很強，雖然中文講得磕磕絆絆，但與班裏的香港同學交往，一點都不慫，來了才一兩周的時間，就能約着玩伴帶她去旺角體驗正宗的牛雜。她這高超的交際能力怎麼來的？我強烈地好奇起來。轉眼到了每月一次的班會時間，大家都想聽聽喀秋莎講一講白俄羅斯的故事。畢竟，對於香港的孩子們來說，對那個國度的了解其實不會太多，去過那兒的，就更少了。

喀秋莎的英文顯然比中文要好，但她還是堅持盡量講中文，遇到實在難以表述之處，才轉換成英文。她的英文用詞清雅，顯然受過良好的家教。喀秋莎告訴大家，她讀小學的時候，父親的工作地搬到了明斯克郊區的一塊空地上，四圍都是田野，父親和來自中國的十幾個工程師一起，規劃着一片日後被稱為「中白工業園」的地方。當時的條件比較艱苦，每到周末，父親就會邀請中國工程師朋友們到家裏做客。「那些中國叔叔當中，有好幾個來自深圳和香港，他們講了很多深圳的故事，其他內地城市的故事，也講到過香港的故事。」她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很多關於中國的「事物」包括中文感興趣。

不單是同學們，就連我這個老師也被喀秋莎的經歷吸引了。那工業園建成了嗎？那些中國叔叔繼續留在白俄羅斯了嗎？見我們好奇，喀秋莎接着說，規劃做好了後，一座座廠房開始拔地而起，招商引資來了很多中國企業，明斯克的大街上也就有了愈來愈多的中國朋友。「這幾天，爸爸去了大灣區其他城市參觀，拍了很多照片回來，我看到了深圳、中山、珠海，好漂亮啊。爸爸說，要把明斯克也建成這樣漂亮！明斯克也有灣區夢。」

這又何必是喀秋莎的灣區夢？這也更不只是明斯克的灣區夢。「一帶一路」沿線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編織的，不正是這樣共建美好家園的心之夢嗎？

喀秋莎的英文顯然比中文要好，但她還是堅持盡量講中文，遇到實在難以表述之處，才轉換成英文。她的英文用詞清雅，顯然受過良好的家教。喀秋莎告訴大家，她讀小學的時候，父親的工作地搬到了明斯克郊區的一塊空地上，四圍都是田野，父親和來自中國的十幾個工程師一起，規劃着一片日後被稱為「中白工業園」的地方。當時的條件比較艱苦，每到周末，父親就會邀請中國工程師朋友們到家裏做客。「那些中國叔叔當中，有好幾個來自深圳和香港，他們講了很多深圳的故事，其他內地城市的故事，也講到過香港的故事。」她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很多關於中國的「事物」包括中文感興趣。

不單是同學們，就連我這個老師也被喀秋莎的經歷吸引了。那工業園建成了嗎？那些中國叔叔繼續留在白俄羅斯了嗎？見我們好奇，喀秋莎接着說，規劃做好了後，一座座廠房開始拔地而起，招商引資來了很多中國企業，明斯克的大街上也就有了愈來愈多的中國朋友。「這幾天，爸爸去了大灣區其他城市參觀，拍了很多照片回來，我看到了深圳、中山、珠海，好漂亮啊。爸爸說，要把明斯克也建成這樣漂亮！明斯克也有灣區夢。」

這又何必是喀秋莎的灣區夢？這也更不只是明斯克的灣區夢。「一帶一路」沿線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編織的，不正是這樣共建美好家園的心之夢嗎？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疫下多變 作何準備

新聞稱，曾江星馬歸來，酒店隔離奔逝。早前和鄰居村長，散步閒談，翌日在村居友鄰群組，見他兒子告知大家，村長長過不起，或心臟病發猝上天堂了。親戚初表叔，在老人院染疫；住長沙灣獨居老友，在社區染疫；至親疫下入院，至過身後才得見面，但已長眠。疫下時空治療各方面多限制，真是死得人多，惹人悲感。

新聞報告說曾江生前談及生時死時，曾表示不想花錢給醫生治療，若是時辰到了要死了，便兩腳一伸即走好了。

年老的母親看此新聞，表示這表面看，確是最舒服不累人的死法，只不過未知曾江死前，有否為善終作好準備？

很多人認為，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這五福中，能善終才是最大福氣呀！這善終話題一開，老友小陳，問我有否預立遺囑呢？我想到自己和丈夫，都沒什麼大財產留給子女，但我似吾父所言：幾辛苦都要給子女供書教育，學問即財產了。

我和丈夫都盡力為子女辛苦工作，盼給子女最好的教育，他們終學有所成，也有自立能力了。我奇怪小陳有預立遺囑此意，追問才明白，向來多慮的小陳，怕一旦猝死無遺囑怎辦？育有兩名女兒的她，煩惱說疫前在內地買了兩間樓房，現她多了內地物業，應如何在平安紙上列明財產分配？物業難分拆，是否要先變成現錢？不過錢會貶值，怎似有房在手？她猶豫了，怕女兒嫁人將來也買不起房，又怕女兒不會回內地工作或住，那麼是否須得把兩房賣出套現呢？

善終話題到熱議預立平安紙，小陳說，從前大家忌諱不談，以前聽到立平安紙的話，有不吉利預感，但今時不同往日，疫病嚴峻，長者或非長者，流行早立遺囑，許多香港人看透生死，兩手準備，以平常心做定後事而已！難怪小陳有此意，疫下多變，生死難說。也是，像有句老話：要活得像明天就死去那樣。

意即好好活在當下，那何不早作心理準備？若一旦真倒毒被新冠確診累死了，有平安紙就不怕勞煩子女，辦身後事也簡易多了。我贊成綠色殯葬，如寫平安紙，安排可以很簡單吧。但朋友思前想後，難以決定，為了卻心事，我建議她請律師，可參詳專業意見，約期安排立遺囑，管它疫來滿城，日日慣常，不用理會是否明天就會悄悄然死去？

活在當下，快樂準備，長憂無謂，平安紙揸手，無牽掛，感受此刻的實在吧！



◆天色常變幻，人生有苦甜。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尼特族

跟一位台灣年輕朋友聯絡，關心他的近況，他回覆我當了「尼特族」，令我摸不着頭腦。了解一下可知，台灣把NEET音譯為尼特族，NEET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簡寫，意即不工作、不讀書、不進修的人。想不到這小伙子不求上進，無所事事，實在令人對他的前景感到憂慮。

NEET此名稱最早來自英國，有點像香港所形容的失學兼失業的「雙失青年」，也有近似內地形容的「家裏蹲」或「啃老族」。在美國類似的一群是「歸巢族」（Boomerang Kids），即子女畢業後不去打工，反而回到家裏依靠父母接濟。看來這風氣已是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子女成了這族人，父母實在頭痛，國家年輕人有此惰性也影響進步。我想年輕力壯而不事生產者，可能是父母向來有能力供養，令他們對自己沒有了責任感；又或是國家福利太好太有保障，讓他們不愁溫飽，沒有危機感。

終日無所事事待在家中是幸福嗎？說實話，也不是人人可以，純是個性問題。我認識一個群組，當中就有兩類極端的性格，有些人經常訴說沒錢，投訴因為貧窮生活質素差，看他們的生活也真是沒餘錢的，但若為他們介紹工作，卻有萬千藉口不願做，說什麼自己捱夠了不想再辛苦等等，對自己的未來不作多想，只繼續開開心心在家裏躺平，看看電視打打機，陽光下曬曬肚皮又一天，日子過得挺快活自在的，但人前人後也會呢呢喃喃地說窮！

有一類人剛好相反，縱使經濟狀況不差，有多份工作在身，仍努力進修學習，甚至到退休年紀仍經營投資，一心為未來作最好的鋪排；有些甚至全情投入當義工，沒有靜下來的日子，要約會他們實不易。要放下一切光待在家中，對這類人來說比死更難受。真是一樣米養百樣人，解釋不了，都是個人的選擇，本性使然。

但我相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什麼也不種，何以豐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百家廊

胡啓湧

最後的月光

當醫生以肯定的口吻告訴父親，患上了食道癌已是晚期時，父親淡淡地問醫生：「能治好吗？」「先化療試試。」醫生的回答讓父親很不滿意，霍地站了起來說：「治病能試試？」說完轉身走出了醫院。父親堅信自己不會患上癌症的，他反而安慰我不要輕信醫生的話。父親依舊喝酒，說喝了酒百毒不侵。

父親最終失敗在酒能殺百毒的理念下，形容日漸消瘦，最後只能吃流食續日子。但他依然認為患上的不是絕症，他說天分白晝人分陰陽，時弱時衰是難免的，再說人食五穀哪有不生病，過一陣就會好的。父親臥床了還離不開喝酒，子女也不好當面頂撞他，只好依着他，想到一個人一輩子愛一樣東西不容易。酒在父親的生命裏就是一種宗教，飯依與否對他不重要，堅信就是信仰。他很豁達，說死就像醉了一場酒，他用最簡單的方式去理解世間萬物的生滅滅，比書上拐彎抹角地說一大通明瞭多了。

父親生前常醉酒，小時候母親經常叫我去街上找他，我常在路邊土角、草堆樹下找到已醉的父親。我拉不動他，只好等他酒醒後一起回家，往往都是在月輝如洗四下皆靜時。到家後，油燈下的母親總要掉着淚水嘮叨一陣子，半晌，父親才蹦出一句：「唉，又多喝了幾杯。」現在想起父親醉在天地間，豁然、灑脫。父親喝多了酒後總愛大聲吟誦：「不求無來不有求，但願長江化為酒。我將身躺灘灘上，波浪一口又一口。」我問父親這詩句從哪裏聽來的，父親喝酒與李白與蘇東坡無關， he 說是與朋友喝酒時聽來的，順口好吟就記下了，說完就抿着嘴笑，那模樣今天想起來還真是可愛。

父親病重時，朋友們都來看他，清一色

的酒友，爭着講當年用麥桿偷吸供銷社的酒，講偷醫院的酒精回家兌水喝，講到坡採青槓樹好自家釀酒。鬧哄哄的，根本沒把病人求靜的要求當回事。父親也高興，安排母親弄幾道菜來夜宵，大家就圍在父親病床前喝酒，父親固然是不能再喝了，也要舉着空杯子，一杯又一杯地勸大家喝個高興。

父親去世前夜，月色空明，我在床前守着，母親躺在床的另一頭。月光穿過窗戶，給屋宇鋪上了一層薄霜，一切都顯得圓寂曠遠。父親衰弱至極，一句話也不想說了，他用眼神示意我將他扶到院子裏坐坐。月色如水水如天，我把父親扶到竹椅上坐下後，用一件毛衣給他蓋上。父親躺在椅子上動不動，如一尊冷峻的雕像，頭緊緊地靠着椅子，一張瘦削的臉輪廓分明，雙眼一直直望着懸掛在天際的圓月。我坐在父親身邊，在這寂靜無聲的月夜，父子俯首着各自的痛苦和沉默，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大愛無聲，就讓一生奔波不停的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靜靜地看看天上那輪月亮。

天剛亮，父親帶着他守望一夜的月光，永遠離開了我們……自從母親用上雙拐後就住進了2樓，那陣子我在縣城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下車後，母親總是站在2樓的窗前等着我，我向母親揮揮手示意回來了，母親就笑了，很舒服的。

回家陪母親叨上一陣後，我就去3樓樓讓牽掛不已的鴿子，鴿子見我後全部撲向我索要食物，就像小時候我們兄妹撲向母親的懷裏一樣。我的家人和鄰居都反對我餵養鴿子，嫌牠到處屙糞，只有母親支持我，她說鴿子乖，在天上一圈一圈地飛，好看。平日裏家人是不會替我投食鴿子的，支持我的母親腳又痛，無法去3樓投食。還是母親疼我，她說我去上班後把鴿食交給她，她把鴿食攤

放在2樓的窗台上，讓鴿子來啄。這辦法真好，我心愛的鴿子就不會挨餓了，每天會按時飛到2樓的窗台前享用母親的投食。母親喜歡鴿子，每個周末回家，她都會與我聊上鴿子的事，哪隻鴿子是剛出窩的，哪隻鴿子最強勢，哪隻最好看，在母親心裏都清楚。

後來，母親突發腦溢血，說走就走了。從此，窗前沒了母親的身影，只有永遠的回憶和傷痛。沒過多久，我們全家從小鎮搬到了縣城，家那群無人餵養的鴿子成了我對老家的牽掛。一個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下車後我抬頭習慣地往2樓望去，母親再也不會出現在2樓的窗前的。我直奔2樓，走進母親住過的房子，每個周末與我說話的人沒了，我的心與房子一樣空蕩蕩的。不覺間，失控的淚水嘩地衝出眼眶，迅速淹沒了所有回憶。當我把2樓的窗子拉開，讓我牽掛的鴿子頓時撲向我，「咕咕」不停的叫聲和「撲撲」扇動的翅膀，急切地傳遞一個等待已久的信息。我拭去淚水，忙着像母親生前那樣，將鴿食攤放在窗台上讓鴿子啄食。因為窗台窄，鴿子爭食的場面很亂，折騰了好一陣鴿子才飽餐後離去，在窗前的那片天空上一圈接一圈地飛，飛累了又紛紛停在窗台上，一邊「咕咕」地叫着，一邊有節奏地點點頭，我撫摸着鴿子光滑的羽毛，乖巧的鴿子卻飛到我的肩上，不停地與我「咕咕」耳語，我聽得懂，鴿子與我都在懷念一個遠去的人。

離家容易回家難，離開老家後縱有萬千的牽掛和不捨，總有一些繁瑣的事讓我的回家變得艱難。鄰居多次來電話說留在老家樓上的鴿子，如果沒人餵養就要飛走完了。我聽後心頭總有些空落，但是我堅信，不管多久，只要回家打開2樓的窗子，鴿子就會一個不少地飛到窗前……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鮮為人知的胡釘鉸

上次寫了由微信朋友圈裏的「打油詩」而引發的一些小聯想，沒想到激起了一眾「閱人」的興趣，非要打聽除張打油之外的另一位打油詩鼻祖的故事。也罷，其人確實也有點趣味，那就來個下集。

上期說了，另一位打油詩祖師爺名叫胡釘鉸。他鮮為人知，但確實有據可查。之前引用過的北宋錢易《南部新書》記載：「有胡釘鉸、張打油二人皆能為詩。」你看，若論行文順序，胡釘鉸的「鼻祖」位置其實還排在張打油之前呢。

胡釘鉸，本名胡令能，生卒不詳，只知道是唐代貞元、元和時期人。家裏窮，年少時為「負局鋤釘之業」，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替人修補鍋碗瓢盆，屬於手工業者，也因此被人稱為「胡釘鉸」——這命名法和「張打油」如出一轍。胡釘鉸與張打油所從事的職業類別差不多，都是草根階層的日常小手藝人，也正因此，他們才能作出自成一脈的、接地氣的、普通百姓也能聽懂的「打油詩」。

雖然都歸入打油詩行列，但胡張二人的詩風還是頗有區別的。在此，容小狸再給各位複習一下上期文中提到的張打油那首「成名作」——「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顯而易見，張詩語言較為俚俗，被後人稱為「粗俚派」，甚至有的風雅之士對其頗為不齒，指其為「薛蟠體」，就帶有更多貶義了。

而胡釘鉸式的打油詩，用詞遠沒張打油「放飛自我」，使字中規中矩，符合傳統詩歌審美。之所以也被歸為打油詩，是因為詩歌本身立意簡單，生活感強，非常平易淺顯。如《喜韓少府見訪》：「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又如《小兒垂釣》：「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胡釘鉸這路打油詩，曾被後人稱為「覆窠體」——即把鳥巢翻過來，一覽無餘的意思。

然而，把鳥巢翻過來也依然是翻過來的窠臼，在小狸看來，若單以詩歌論，胡鼻祖更像是一個三流普通詩人，想登堂入室而惜水平不夠，遠沒有張打油的徹底反叛和解構深得理心。然而，小狸想說的是胡釘鉸的一個「番外」——有記載他自稱之所以開始以下里巴人的身份寫作是因為做了一個夢，夢裏有一個姓柳的人割開了胡的肚皮並塞進一卷書，還教育胡說：「只要率真道來，就有了詩的情致。」胡夢醒後遂按教導開始「隨意吟詠」，並深以為樂。

雖然詩寫得不怎麼樣，但這個故事實在太妙了，一下子令打油詩「上了價值」。是啊，無論是張打油還是胡釘鉸，無論是「薛蟠體」還是「覆窠體」，管他何人彈讚，管他寫得好壞，隨心所欲、快樂吟詠，才是打油詩最大的價值，也是詩歌最本真的初心啊。所以各位，莫多想，寫就完事兒了。



信而有征

劉征

倘若你想要居住，沒有哪種建築會比包豪斯風格的建築更加舒適。這個流派有一個功能至上的理念，具體反映在建築上，會令它自覺地首先考慮空間的存儲量。並且，這個盡可能大的室內空間最好能夠擁有足夠多的光線。於是，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窗子也很大。想一想漢內斯·邁耶精心拼湊房屋，以及另一處影響了世界各地工廠設計的法古斯工廠，要總結包豪斯的特徵其實不難。

然而從感官上來說，包豪斯建築或許會讓你有些壓抑的。它的建築線條全都隱藏着不事張揚、方方正正和規規矩矩的作風。各種完美的幾何圖形（標準的正方形、圓形、橢圓、菱形等）經過精心拼湊，呈現為一個幾何集。所以，當你面對一座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無論它看起來如何凌亂複雜，它的基本元素的標準化會自然令它有種很整齊的感覺。正是這一點讓包豪斯可以被批量生產。因為一旦一個什麼東西成為可計量的，擁有了某種標準，那它離量產也就不遠了。

於是，沒有比柏林更包豪斯風格的城市，也

包豪斯建築與幾何學

就沒有哪個城市比柏林看起來更壓抑。早先我以為這是柏林隨處可見的柏林牆遺址還有那座猶太人博物館造成的印象，或者還有柏林街頭無處不在的具有批判意識的現代藝術。還可以聯想再遠點，那個已經被當成永久傷痛，大家都不願提及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我當時以為是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我印象裏的柏林。現在再想，我立刻發現這種印象造出標準的來源是包豪斯的整體風格帶來的。因為在柏林的街頭，這種風格的建築無處不在。

包豪斯建築讓幾何變成了幾何學，一種試圖將物體形態理想化並最終變成運算的過程。這個過程因為實際上並不對應於真實的物而呈現為一種理想。並且，在看似歸類的過程中，通過對物的改造建築師造出了標準的模型。這模型當中的任何一種，都將可以很好地契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種幾何形態的集合學。把形體當成可以互相配合的形體，並使之組成各種我們想要的形狀。

只要我們這樣看待幾何學，就能夠理解包豪斯，理解這種要令建築脫離於物的願望。因為即便我們創造出了360°的圓的概念，這並不真

的對應於物，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科學意義上標準的圓。包豪斯的建築線條是如此筆直，但是現實世界並沒有這個依託於最基本的90°垂直線組成的各種方形。如果有，那也是偶然形成的。實際上，這種理想型完全是一種歸納和總結，它們脫離了概率學討論的範疇，令一種概率成為必然。

我們在這裏討論幾何學意義上的建築，並把它對應在擁有幾何意識的包豪斯，但只要抬頭望去，我們周圍的世界其實早就一樣了。無論是桌子還是電視，圓的很圓，方的很方。它的原理都是要令一切的幾何可以完美地組成一個目標。所以，包豪斯建築的風格簡直是單調的代名詞。因為它實在是太枯燥了。

這也就是說，包豪斯審美所來源的最初，實際上就是這個幾何學的開端決定的。一種完美主義要在控制當中來完成。一切的合作主義，並以合作作為功利性要求的隱形價值標準，都是一體的。這也是啟蒙以來的科學精神，它是包豪斯建築的精神內核。在這樣的技術邏輯驅動下，科學就成了合作主義的科學，合作又成了理想化的合作。